



祝文周

四傑傳

續集

程瞻廬著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唐祝文周

四傑傳續集

第二集回目

第二二回	品評西席默公子論文 懲戒東牀俏丫鬟獻策	一九一
第二三回	細訴離情癡絕一女子 自誇才學笑煞兩書獃	二〇九
第二四回	到此作青衣心已勃勃 因何離絳帳想入非非	二二七
第二五回	翡翠筆筒小公子得獎 珊瑚鐵網老名士掄元	二四五
第二六回	狀頭解首同姓掇高科 上巳重陽當筵成巧對	二六三
第二七回	知足者不辱賢婦規夫 吃虧是便宜春香得寶	二八一
第二八回	九曲迴廊邂逅騷鬚子 三言韻語描寫俊丫鬟	二九九
第二九回	怪怪奇奇夢遊槐柯國 虛虛實實計設牡丹亭	三一七
第三〇回	通德門前太師迎貴客 論文堂上殿撰訓癡人	三三五
第三一回	三關難過戲評祝希哲 一行作吏願學蘇東坡	三五五
第三二回	登山臨水唐才子出遊 蓄銳養精王先生失望	三六七

第十二回 品評西席馱公子論文 懲戒東牀俏丫鬟獻策

這兩位馱公子的聲音。非但唐寅許久沒有聽得。便是列位看官。也和他們久違了。自從唐寅挈帶秋香回蘇以後。忙着敘述桃花塢中的豔聞趣史。卻把兩位馱公子。冷落了多時。這一次。又該他們登場了。但是看官記取。大踱依然是大踱。二刁依然是二刁。一個格格不吐。一個刁嘴欠舌。這是不會改變的。但是他們的文學。卻大大的改變了。自從唐寅伴讀書房。雖然沒多幾個月。但是鑿開了他們的混沌之竅。不通則已。一通則四通八達。無所不通。向來馱公子對於文學。感不到一些興味。所以當着王本立王老夫子的面。勉強伏案。背了王本立王老夫子的面。一個念着自己不通的句子道。妻妻皮……鑽啊。一個打着口頭鑼鼓道。一句「側柏隆冬詳」。比及唐寅鑿通了他們的混沌之竅。他們對於文學上。陡增了許多感情。唐寅回蘇以後。他們也會自動的在書房中讀書。而且對於文字的好歹。也有了幾分辨別力。把從前王本立替他們刪改的

文字。和唐寅替他們刪改的文字。一篇篇的比較。他們竟會辨出優劣來了。大跛道。阿阿二。生生改的卷。和和大大叔改的卷。天……地遠了。二刁道。老冲。（兄）說說看。怎樣天差地遠。大跛道。生生改的。不不是文章。是是混帳。大大叔改的。才才是文章。二刁道。老冲說的不透切。我不忌（是）這般說法。好有一比。大跛道。老老二。你你做了王王好比了。好好有一比。怎怎比。二刁道。半仙替我們改的文章。忌（是）叫做改文。從前天打「先生」替我們改的文章。不忌叫做改文。忌叫做蓋糞。大跛道。改改文。和蓋蓋糞。怎怎……不同。二刁道。這忌很容易明白的。半仙替我們改的文章。我們做的本不忌（是）文章。經着他輕輕的添了幾個忌（字）又減去了幾個忌（字）居然便成爲文章了。這便叫做改文。大跛道。那那麼。生生改的。爲爲什麼。叫叫蓋糞。二刁道。天打見了我們的文章。總忌（是）罵一句狗屁不通。他改的文章。改忌（是）改得很認真的。但忌（是）過於認真了。他總忌（是）請我們吃兩隻秤鈎。從第一忌（字）到末一忌（字）上頭

一個秤鈎。下面又忌（是）一個秤鈎。完全把來鈎去了。他便另替我們做了一篇。文章。我們做的文章。宛比糞。天打替我們改的文章。宛比蓋在糞面上的草記。（紙）他不會改。只會蓋。假喜（使）天打還在這裏蓋糞。我們筆下的一堆糞。仍舊忌（是）一堆糞。任憑他蓋了一百年的糞。這堆糞仍舊忌（是）臭氣冲天。他們在書房中閑談。華老怕他們「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常派華平華吉華慶輪流在書房門外察聽動靜。兩位公子有什麼議論。要他們依實稟告。這天的議論。却被華慶聽得。便到二梧書院一一告稟。華老知曉。華老聽了。不覺心頭暗喜。喜他的兩位令郎居然有了這辨別力。二刁比例的說話。比得雖然齷齪。却也深中王老夫子的病根。華老在平時。也覺得王老夫子的改筆。似乎和他兩位令郎的程度不相接洽。老是把生徒的文章。一字不剩的完全鈎去。先生和弟子同牀各夢。弟子造他們的糞。先生做他的蓋糞生活。華老想到這裏。便覺得秋香婢子倒是華氏的功臣。倘沒有去年八月十二日秋香隨着老皇

封到虎邱山上去燒回頭香。便不會和唐解元相逢。便不會使唐解元中了風魔。一路追舟追到東亭鎮上。便不會有賣身投靠的假書僮。便不會氣走了老友王本立。便不會吩咐華安伴讀書房。便不會鑿通了兩個兒子渾沌之竅。今年有童試。明年有鄉試。今年的童試。無須憂慮。大郎二郎的文章。博取一個宰相根苗的秀才。當然十拿九穩。但是來年秋試。未可預決。倘得唐解元隨時指教。點鐵成金。那麼大郎二郎或者也可以發科發甲。耀祖榮宗。這是誰的功呢。這不是秋香的功麼。老夫在蘇州時。祝枝山替唐寅剖白。說唐寅是個有功無過的人。仔細想來。非但唐解元有功無過。便是秋香。也是有功無過。老夫把他們認作壻女。並非偏愛。只就這小夫妻建立的功勳。確乎可以做得相府的嬌客。閣老的千金。列位看官。這番迎取唐寅夫婦雙歸。華老特別優待。便是爲着兒子的文學。大有進步。含着一種酬勳的意思。至於平安吉慶四書僮。華安去後。已另補了一名華順。只爲華安兩字。曾經唐解元用作假名。現在便不能再

給與僮僕呼喚。宛比避諱似的。將來又作爲一條家訓。「凡是華姓僮僕永遠不得以安字賜名。」所以相府之中。世代傳爲家法。任何名字。都可賜與僮僕。却不許有第二個華安發現。不過到了近年。開什麼公司。組織什麼大規模的商店。倘把華安取作牌號。倒是很吉祥的。也可以像唐解元這般的人。到處都得了利市。不是利市三倍。竟是利市九倍。若不是利市九倍。怎麼可以九美團圓呢。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華老兒子的文學。確乎竿頭日上。不過師座久虛。也不是個道理。唐解元雖曾允許做兩兒的指導之人。但不過見面的時候。加以提撕罷了。萬不能使唐寅拋却九美團圓的豔福。在這裏久坐皋比。華老在那時。便定下一種主張。相府裏不妨延請一位先生。專授講解。不改文藝。所有按期作文的題目。都從蘇州桃花塢寄來。待到兩兒做好以後。寄往蘇州。請唐解元代爲筆削。要是唐寅偶然筆懶。擱起不改。好在秋香可以做督察員。隨時督察。不放他稍有意怠工。華老定了主張。便向兒子說知。博取他們的同意。

誰料大蹠二刁的眼界已高。都是「曾經滄海難爲水」了。他們以爲除却唐寅。大明天下十八省。覓不出第二個的好先生。要是請了才不勝任的西席先生。反而使他們讀書乏味。上書房時。用不出功來。華老聽着。也覺得頗有理由。但是聽憑兩兒自由讀書。只怕久而生倦。仍不免一暴十寒。不得已而思其次。着老總管出了雇用伴讀書僮的字條。黏在牆門間的旁邊。「如有年輕質良。通曉文理之人。願充本宦伴讀書僮者。可向總管處報名。以憑面試。錄取後優給薪工。長期短期。悉由本人自定。」這個條件。可算是很寬的了。不須賣身。又不須終身服役。純是雇用性質。可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但是這字條黏貼了多時。總管處竟無一人來報名。只爲年輕質良通曉文藝的。都不肯在相府裏充當伴讀書僮。而願做伴讀書僮的。又不能合着年輕質良通曉文理的三項規定。華老見沒有人來應募。只好放寬一些。着令老總管另換字條。不限年紀。也不限定是書僮。字條上這麼寫。「如有品性優良。通曉文理之人。願充本宦伴

讀僮僕者……」以下的字樣。便和原條無異。但是三項規定。改爲兩項規定。放寬了許多。不怕沒有人來報名。只因這字條是新近更換的。外面知曉的人還少。所以老總管處的報名簿上。還沒有人來做那「破題兒第一遭」。今天是壻女雙歸的日子。一到了午飯以後。非但華老盼望着。一對小夫妻到來。所有相府中人。無論上下男女。都有些望眼欲穿的模樣。尤其是這個嫁給小楊的尤石溜。他以爲唐寅是他的板凳同志。雖沒有成就姻緣。但是他和唐寅的親熱。先於秋香。在這分上。已值得自誇。所以他聽得姑爺小姐雙歸。不急於要看小姐。却急於要看這位兄弟姑爺。待到船抵水牆門的石踏步上。華平華吉已打先上岸。通報相爺。說姑爺小姐都接到了。華老大喜。吩咐華平到書房中去通知公子。出外迎賓。又吩咐華吉到中門上通報一聲。以便內堂知曉壻女業已雙歸。華文華武出外迎賓的時候。當然脫不掉猷頭猷腦。但是好了許多。華文嘴裏不說妻妻皮。鑽鑽啊。華武嘴裏也不打起着「側柏隆冬詳」的鑼鼓。

唐寅第一次改換稱呼。只好道一句何勞公子賢弟相接。秋香也是第一次改換稱呼。道一句公子哥哥。一向納福。大跛道。公公子。兩兩字。都都要璧還的。二刁道。叫我們公記。子尊而不親。索興老老實實。賢弟便忌。是賢弟。哥哥便忌。是哥哥。何用公記公記。唐寅笑道。既這麼說。大賢弟不須喚我大叔。二賢弟也不須喚半仙。大跛道。那那麼。妹妹夫。老老生。候候久了。大跛不喚老生活。而喚老生。跛頭的跛氣。已減少了一些。二刁道。他在二梧希書院。眼金睛。要望穿了。妹妹。妹妹。到希院裏去罷。於是唐寅夫婦由兩位公子陪着。同向二梧書院而去。所有相府中看新人的僕婢人等。都是拭抹着眼睛。站在兩旁觀看。果然一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一向來羅帽直身的書僮。現在戴着解元巾。穿着繡花的杭緞海青。靴聲橐橐。已另換了一個模樣。向來青衣打扮的婢子。今日裏婢學夫人。盛粧麗服。由着桂菊二香簇擁而過。確是一位端莊美麗的姑奶奶。石榴忍耐不住。先要上前去和四同兄弟的新姑爺相見。幸而小楊止住。

他。說這不是相見的時候。姑爺小姐還沒有見過相爺太夫人。你怎好越禮相見。華老知道女婿女兒來了。便從太師椅上抬身。迎前數步。唐寅秋香都已下着全禮。一個拜見岳父。一個拜見爹爹。華老連忙道着請起請起。待到起立以後。唐寅帶來的唐壽。秋香的贈嫁丫頭桂菊二香都來叩見相爺。主賓坐定以後。約略寒暄了幾句。一對新人。都急於要到內堂去拜見老皇封。於是向華老和兩位公子暫告失陪。秋香在前。唐寅在後。都向中門而入。管家婆怎敢倚老賣老。自稱乾娘濕娘。才進得中門。二娘娘馮玉英已奉了婆婆之命。出來歡迎這一對玉人。二娘娘和唐寅的稱呼。當然新不間舊。一個仍稱表兄。一個仍稱表妹。二娘娘對於秋香的稱呼。又不呼表嫂而呼妹妹。秋香也是破題兒第一遭的喚了一聲二嫂。於是二娘娘陪着新夫婦。同往紫薇堂上。叩見皇封。秋香向唐寅輕輕叮囑道。大爺。你暫在庭中小立片時。只爲這次叩見老皇封。我須得先行上堂。行了一個賠罪禮。退下以後。才和大爺去拜見岳母大人。二娘

娘聽在耳中。便佩服秋香的聰明伶俐。實在識相。若要婆婆氣平。非得先去負荊不可。原來老皇封自從秋香不別而行。賺却了他的許多老淚。而且還受着老相公的詰責。說什麼「你身居八座之尊。却被一個婢子百般播弄。慚愧啊。慚愧。」爲這分上。幾乎鬧得老夫婦發生了意見。太夫人豈不惱恨着唐寅秋香。都是他們不別而行。以致自己受這氣惱。但是他惱恨秋香是虛。惱恨唐寅是實。他對於秋香。十分諒解。以爲女子家三從四德。「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唐寅逼着他走。他便不得不走。這是不能怪他的。只有唐寅太可惡了。騙去了秋香。又和祝枝山做了圈套。把老相公「玩弄於股掌之上。」老相公只會說我受人播弄。誰知他更容易受人家的播弄。認秋香作女兒是他應該的。但是對於唐寅。多少總要給些厲害。不應該受了他幾拜。便以賢壻相呼。這不是太便宜了唐寅麼。這一回壻女雙歸。太夫人自定主張。對於這位新女壻上門。總要想個方法。懲戒他一下。才好平這胸頭之氣。但是怎樣的懲戒唐寅。太夫人

又想不出什麼方法。覺得懲戒也是很難的。懲戒的太輕了。唐寅也未必懼着丈母娘。懲戒的太重了。只怕秋香心疼。太夫人的兩位軍師。當然是兩房媳婦。遇到什麼疑難問題。總是開着婆媳會議。左一句「大賢哉你道如何。」右一句「二賢哉這個辦法可好。」現在大媳婦省親回蘇州去了。二媳婦雖然能幹。但和唐寅是表兄妹。若要懲戒唐寅。便不能和他的表妹馮玉英商議。不得已而思其次。只好和春夏冬三香商量一個懲戒新女婿的方法。便在昨夜太夫人在自己房中。開一個御前的丫頭會議。很簡單的說明理由。明天婿女上門。不須難爲秋香。却要難爲這騙人上當的唐寅。你們的心思比我靈敏一些。怎樣的懲戒唐寅。快快替我想來。冬香年輕嘴快。便道。這位新姑爺。真是一個淘氣坯。不但你老人家憤憤不平。便是小丫頭也懷恨在心。他的說話。刻毒不刻毒。當着人。揭着我的短處。唱什麼黃鶯兒。白鶯兒。這兩句「唾花飛舞。點點濺衣裳。」小丫頭說話。偶不留心。有那一兩點唾花濺出。這是真的。他說我點

點唾花。濺濕人家的衣裳。這便太挖苦我了。明天。新姑爺上紫薇堂拜見皇封。請太夫人不要去見他。待小丫頭預先積蓄些涎沫。候他上堂。唾他一個滿頭滿臉。看他再敢唱什麼黃鶯兒白鶯兒。太夫人搖着頭道。唾他一個滿頭滿臉。這是很骯髒的。冬香的法子不好。夏香道。這一天。新姑爺在鴛鴦廳上唱黃鶯兒。小丫頭被他當衆嘲笑。說我的腳太大了。却裝着高底行路。前面的腳指兒似生薑。後面突出的腳跟似鴨蛋。他便嘲笑我大腳裝高底。唱什麼「後藏鴨蛋。前面賣生薑。」經他一唱以後。中門裏面的姊姊妹妹。常和我開玩笑。說道。「你的生薑多少錢一斤。你的鴨蛋多少錢一個。」仔細想來。都是吃着他的虧。明天。新姑爺上門。待他向着太夫人磕頭時。小丫頭上前輕輕地踢他幾腳。教他嘗嘗生薑鴨蛋的滋味。太夫人搖頭道。他是一榜解元。還要進京會試。博一個金殿掄元。丫頭們的腳。怎好去踢新貴人。夏香的法子也不好。春香道。新姑爺口頭輕薄。他把小丫頭也曾嘲笑的。他唱小丫頭的黃鶯兒。說什麼「身

高一丈。彷彿扈三娘。一四香裏面。小丫頭雖然比較長一些。但是怎會有一丈長呢。小丫頭真個身長一丈。便不做小丫頭了。太夫人道。你不做丫頭做什麼呢。春香道。不做丫頭。要做明天的太夫人。這句話弄得太夫人莫名其妙。忙問春香。這話怎講。春香道。丫頭真個長了一丈。不是丫頭。竟是丈母娘了。這不和明天受拜時的太夫人一般麼。太夫人笑道。我倒很注意的聽着。原來是句俏皮話兒。但是春香。我不要吃你說俏皮話。我只要替我定下一個主張。春香道。太夫人聽稟。若要懲戒新姑爺。也須不粗（吳諺讀作寸字平聲）不光。恰到好處。夏香妹請他嘗嘗生薑鴨蛋。太覺褻瀆了姑爺。冬香妹唾他一個滿頭滿臉。姑爺的面子上也覺得下不過去。依着小丫頭的愚見。他們雙歸的時候。上了紫薇堂。一定向你老人家雙雙下拜。你老人家只向小姐說。女兒罷了。對於姑爺。你都不要保他。丫頭們聽得你老人家道了一句女兒罷了。便趕快的把小姐扶起。却由着姑爺在那裏做矮人。太夫人只管絮絮叨叨的向小姐問長問短。

正眼都不去瞧那跪在地上的矮人。那便夠着姑爺受用了。除非小姐再三乞情。姑爺連聲討饒。太夫人才道一句賢婿罷了。准許他從地上站起。太夫人連連點頭道。三香之中。還是春香的方法最好。不寬不嚴。恰是折衷的辦法。明天便依着你方法。懲戒這小子一下子。這是昨夜御前丫頭會議的議決案。今天唐寅才入中門。春香生怕太夫人年老健忘。再把昨夜的議決案。在他老人家耳邊申說一遍。太夫人點頭道。一定這樣辦。不會忘記的。於是專候着一對小夫婦登高拜母。行使春香的一理一不理一罷了一不罷了的妙策。二娘娘雖沒有參加會議。但是三香會議的議決案。自會從小丫頭口中。傳給西樓上的素月知曉。素月告訴了二娘娘。二娘娘今天很替着表兄擔憂。知道無論如何。表兄的面子。上一定不好看。要是婆婆真個給他一個下不過去。只說自己上前去說一個情。把他從輕發落。現在眼見秋香先上紫薇堂向婆婆賠罪。知道表兄便無事了。他陪着秋香入內。暗暗贊歎秋香的伶俐聰明。太夫人坐在堂

上。只道小夫婦一定並肩。上堂。誰知來的只是他的義女秋香。但見秋香邁動着小金蓮。走着又急促。又平穩的步。直趨太夫人跟前。撲的雙膝跪下道。母親大人在上。義女秋香不該不別而行。今日裏特來負荆請罪。伏乞母親大人取出家法板。把義女重責幾下。以警將來。義女決無怨言。說時。盈盈秋波。含着淚點。又把纖纖玉手。按在太夫人的膝蓋上。捏這幾下。太夫人忙道。女兒罷了。你的苦衷。老身十二分的原諒。這是不能怪你的。地上很陰冷的。快快起來。秋香低着頭道。義女罪重如山。怎敢起立。太夫人道。好女兒。老身已說過的了。十二分的原諒。一些兒不見怪。地上很冷的。請起請起。秋香低聲道。女兒不起來。太夫人道。爲什麼不起來呢。秋香道。若蒙原諒。一起兒都原諒了。若不見怪。一起兒都不見怪了。女兒才敢起立。說時。又是盈盈欲淚。又把太夫人的膝蓋。捏了兩下。在這當兒。太夫人已把昨夜的議決案。拋入東洋大海。忙道。你且放心。老身一起兒都原諒了。一起兒都不見怪了。秋香謝了老皇封。磕了一個頭。方才